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移繡譜  
第六回 欲認親生女費盡心機 兩遇戲文場帶回敗子

題辭：

昔將窈窕輕拋送，今日投歸林鳳。本是宮門燕種，相見難相共。戲場紗帽今無用，卻被真官打弄。堪笑爹娘護擁，不許先生責重。

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說那梅翰林探聽得林鼎是少年進士，尚未聘親，一心要將桂娥送與林鼎為妻，預先去拜閩縣知縣，央求知縣為媒。林鼎上年縣考之時，原是閩縣第一名，又是門生，知縣自然竭力。一日，林鼎馳驛到家，但見：

烏紗小帽罩著玉面書生，圓領紅袍籠著碩人君子。光銀帶懸得輕舒，粉皂靴蹬來持重。

見有人便道臨門下馬，即拜了高堂，和餘下人都相見了。又拜了林蘭與鳳娘。次日去拜知府推官，俱以晚生禮見。去拜閩縣知縣，縣主留入後堂，林鼎照依謝師之禮相見。知縣燈一恭道：「賢契高才捷足，年少聯科，使小弟我不勝雀躍。」

林鼎亦打一恭道：「門生驚駭下乘，蒙老師伯樂一顧，得以上進，深感知己之恩。」知縣道：「賢契春闈，鞍馬之間，恐長途不無勞煩。」林鼎道：「托煩老師福蔭，一路平安。」知縣道：「固知賢契欽欽賜馳驛完婚，佳禮是不宜遲了。」林鼎道：「匆匆到舍，實在不遑。」知縣道：「小弟即為賢契作伐何如？」

林鼎道：「門生不才，此事何敢煩老師之九鼎。」知縣道：「賢契佳偶，實已有之，向日梅翰林老先生有一門令愛，德容兼全，曾挽小弟牽絲，招賢契為婿，賢契理當俯就，令小弟亦有半面之光。」林鼎道：「門生草薺僥倖，何敢仰攀翰苑名楣？倘若果然，門生即當慕過家嚴，無不如命。」知縣道：「少刻踵門叩拜，專領佳音。」

林鼎告別，一路暗喜，到家即將梅翰林小姐、知縣作伐之事向父母說知。林蘭與鳳娘大悅。少頃，知府推官到門回禮。不半晌時，知縣回禮罷，便又說起梅小姐。新進士說道：「吾己曾慕過家嚴，十分相悅。只不敢高攀，心下躊躇。」知縣道：「賢契不必太謙，專候擇日過禮就是。」告別上轎，隨即吩咐皂快往拜梅爺。

到門報進，梅翰林忙出迎接。進廳敘坐，道些寒溫。知縣即把林鼎姻親允協之事，宛轉說了一番。梅翰林十分歡喜，送了知縣，進內與夫人、小姐說知，說：「佳期不遠，可上心打點妝奩。」夫人、小姐聽見女婿是一個少年進士，俱暗暗歡喜。鮑良夫婦得知桂娥許與新科小進士為婚，也暗暗歡喜。

宮芳夫婦得知外甥定了梅翰林小姐為妻，可以放膽稽查，也暗暗歡喜。林蘭擇吉聘過，不一月之期，又擇吉親迎。此時，燕娘早已被鳳娘接過林門。到期，林蘭發帖去接姐夫。

宮芳此番早早借一件海青等候，一接就來，有心要看梅小姐容貌，果與自己妻子同否可知。但見林外甥頂冠束帶，侍從威嚴。官宦人家做事，自然壯觀。親迎奠雁，娶過了門。雙雙拜了花燭，處了洞房。合巹撒帳之後，揭去新人蓋頭的拜帕，燕娘忙去一張，見新婦容貌果然與自己一般。眾親見了，也都說容貌似燕娘。

此時，周才夫婦，梅翰林撥與小姐隨嫁林家。燕娘暗地叫周嫂商議：「明知這梅小姐原是自家女兒，依今看來，容貌態度、年庚八字，樣樣與當初棄女相合，這分明是我的女兒，是鮑良收養的。但我想當初一點血孩，必然是凍死、餓死，焉能存活？如今欲對林奶奶面前說明，竟相認為我女。只是毫無把柄，於理不通。但問當初棄女之時，你可有什麼衣服裹她？或者去問鮑良，說得相對，就可相認了。不然，只好心中自苦自知，對面相逢不相認，少不得苦殺我了！」

周嫂道：「當初拋棄之時，我心中不忍，將一件天藍小棉衣包裹好了，又將大娘與我的繡譜包在外面，叫周才放在高燥之處的。」燕娘道：「是了。」隨即對宮芳說知。宮芳竟到鮑良店中，堂堂而問，先探一句道：「聞知令愛當初是河邊收養的，如今既為甥婦，鮑兄不必瞞我。」

鮑良此時正要求宮芳抬舉，竟一一說明。宮芳道：「這就是日前所言第四胎的小女。當初有一件天藍小棉衣裹好，外面還有一幅繡圖包的，不知如今可還在麼？」鮑良道：「果然不差。我在下珍藏在此，以防後有相逢。如今果然。」即叫婆子拿出那繡圖來，雙手送與宮芳。宮芳接來看時，原來是一幅油透的七子圖，上面的標題是：

七莖芝蘭秀，芳香繞畫堂。

繡成林氏譜，願學郭家郎。

宮芳見有了證驗，萬千歡喜，心中忖道：「我前番看見林娘子有一幅不油的七子圖，上面的詩是『繡成宮氏譜，願學郭家郎。』如今此圖，為何又說：『繡成林氏譜？』可見得我女如今為林門之婦了。」

一面想，一面即告別歸來，將繡圖付與燕娘。燕娘見了，她萬千歡喜，藏在身邊。過了三朝，漸覺工夫閒暇。鳳娘與燕娘說起：「新婦與妹妹容顏舉動竟是兩人一體，這也罕有。」

燕娘笑一笑道：「正是。我自來有一樁心事，要與姐姐說明。只恐外甥是新貴人。甥婦是小姐，又是新奶奶，不敢斗膽。」鳳娘道：「我與你是同胞姐妹，外甥是小輩，有事但說何妨。」燕娘道：「我當初第四胎的女兒，你妹夫不忍見溺，叫周才抱到城外河邊丟著，待她自死。周嫂私把棉衣一件包好我女，叫周才放得安穩之所，萬一有人收養，救她一命也好，後來也不知生死若何？直到前年雪天，你妹夫往店買酒，滑倒雪中，遇一好人扶起。原來，是城外捉魚的，姓鮑名良，昔年常到我家賣魚，故此相認，如今住在梅親翁後門，開一腐店，因留你妹夫到店飲酒。他說起有一個小女，是梅老爺接進去做小姐了。」

說到此處，鳳娘便吃了一驚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我新婦是鮑良所生的女子？」燕娘道：「正是。只為我前年孤苦不過，簇新思量女兒，聽見鮑良之女年庚與我棄女相同，教你妹夫仔細聽聽。不料，周才夫婦投在梅親翁府中。一日，你妹夫在腐店飲酒，偶見周嫂拿了錢、米來送與鮑良，說：『是夫人、小姐送出來的。』你妹夫就問當初棄女之事，周嫂招到靜處說：『小姐與舊主母面貌相同，年庚八字與當初棄的姑娘一般相合。』也疑心是我的女兒，是鮑良收養的。此時因恐梅老爺見責，不敢揚聲。你妹夫也礙梅老爺體面，不敢細查。日前拜親時，我見甥婦面貌相同，隨即細問周才娘子，問明白了，隨即叫你妹夫去問鮑良。他夫婦方才一一說明。」

說到此處，鳳娘又吃驚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我媳婦又是妹妹所生的外甥女了？」燕娘道：「面貌相同，天下亦有，我小妹子也不好冒認。只因當初棄女之時，周嫂私下將我當初油透這一幅繡譜包裹在外，以防日後相逢。如今幸喜鮑良藏著，交還你妹夫。小妹子見了證驗，方才敢認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將繡圖送過，又接口道：「我妹子孤窮老苦，料道沒有結果。不料第四胎之棄女，竟得成人。昔為翰林小姐，今為進士夫人，實出萬幸。如今求姐姐對姐夫、外甥、甥婦俱說明，抬舉我小妹子與妹夫做個丈人、丈母。」鳳娘說道：「我也道媳婦與賢妹的面貌天下有這樣相同，可見原來如此。想當初母親標題繡譜，妹子定要移換，那時節大數就已定了。」

當晚黃昏之候，鳳娘入臥房，就叫丫頭：「去接了老爺、奶奶來，太奶奶有話要說。」丫頭去請，林鼎夫妻即到父母房中。鳳娘將前事，依了燕娘口角，述了又問，問了又述。

梅小姐回言道：「我媳婦果然姓鮑，因九歲時節到我梅爹爹後院玩耍，梅爹爹看見我折了一枝梅花，就出一個課兒與我對，道媳婦對得好，即與奶奶計較，說哥哥不肖，不如留了此女，日後招個貴婿，反有個結果。如今不想姨娘是我親生之母。」鳳娘道：「如今既已說明，都是一團骨肉了。親生父母自不必言，梅家父母，我兒與媳婦須當孝順，就是鮑家父母，也當接來，一同安享為

是。」桂娥道：「媳婦向來原叫鮑父歇了腐店，只為媳婦未曾出嫁，故此不肯。如今求公公與婆婆格外抬舉。」鳳娘道：「你們可回房安息，明日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林鼎夫婦回房，取笑說道：「原來，我是你的表哥哥，你是我的表妹妹。如今重疊加親，今夜也該重疊幹事。」桂娥也取笑說道：「今番我是妹妹，你哥哥休得與我同牀。」兩人取笑了一番睡著。

次日，鳳娘一早就著人去請了妹夫來，教兒子、媳婦頂冠束帶，拜了岳父、岳母。又著人去接鮑良夫婦到家，叫媳婦也拜了兩拜。西邊打掃三間樓房，與妹夫、妹子住下。東邊打掃一間樓房，與鮑良夫婦住著。下午備了牲體之儀，燒一個福紙，各各排酒相待。

光陰易度。到了次年正月，林鼎進京選官，見周才老成能事，帶在身邊，路過浙江杭州，杭州府推官與林鼎是同年，請林鼎宴游西湖。湖船上做戲相待。叫一班戲子，原來，宮榜在內。

當日，宮榜聽見推官請的同年是閩縣林進士，與自己同縣，也有心要問父母的消息。做戲之時，瞧見林進士身邊服侍的，竟似昔年管家周才。周才也看那做大淨的，竟似昔年宮芳的小主人。兩邊各各心照。

日落西山，散了筵席，推官送別林鼎上轎進城。宮榜竟跟隨林進士到寓。林進士下轎進內，宮榜把周才扯一把，問道：「你可是周才麼？」周才回頭轉來一看，問道：「你可是宮家小主人宮榜麼？」宮榜回答道：「我正是宮榜。」周才也回答道：「我正是周才。」宮榜道：「你原來隨了新進士了。不知我的父母近日如何？」

周才道：「不要說起！大爺、大娘為小主人敗完了，又漂流出來，好不窮苦。如今虧得這林老爺是外甥，目下便覺快活。」宮榜道：「怎的是外甥？」周才道：「是鳳娘的兒子，豈不是外甥？」宮榜道：「噯！原來就是林家的表弟，竟中了進士。如今面貌魁梧，不似幼年了，故不相認。你可進內說聲，待我見見他。」周才道：「這也自然該見的。你可在外，待我進去說了，來請。」

周才進內，對林鼎一一說明。林鼎即叫：「請見。」周才出來邀入。宮榜進內，作揖敘坐，低頭落淚，臉上通紅，啟口羞澀。林鼎開言道：「表兄萍蹤在外，令尊、令堂十分掛念，理當歸寧父母為是。」

此時宮榜也覺明白，說道：「小弟不才不肖，上累父母受苦，真天地之罪人。目下雖欲歸寧，奈無路費，是以遷延時日。」林鼎道：「路費小事，都在小弟身上。」即留宮榜在寓安歇。寫下家書一封，打點次日教宮榜起程回家。

不料，同班戲子因宮榜欠了許多賭錢，時時防宮榜逃走，因此晚戲完，忽然不見，竟不回寓，次日，即去報了服色主人沈府。原來，一腳好戲子，服色主用銀數十兩買他身子，謂之班錢，若還逃去，同班俱有干係，故此去報沈府。沈府即差兩個狼管家出外找尋。內中有一個班友道：「我昨日見他跟了林進士的轎子去了。」

管家同兩個班友竟尋問林進士寓所。有人指說：「是清波門內。」尋到此處，卻好望見宮榜自門內走出來，到城腳邊去大解。管家即緊緊跟著，等他解手完時，急忙扭住道：「你逃了班次，你逃得好，我尋得好，同你去見主人。」

宮榜忙忙說道：「林進士是我表弟，是他留我在此。」那管家罵道：「活放狗屁！」連打了十餘個手掌。漸漸同班俱來，扭著，不由分說，扭到沈府。沈相國公子即寫一個名帖，送到仁和縣中，縣主打打了二十板，仍著原班做戲。宮榜哭哀哀，只得仍到戲班寓中，將息棒瘡不提。

且說林鼎因表兄不見，叫周才找尋了片時，恨道：「此人狼子野心，畢竟是不成抬舉的。我如今也管他不得。」當日就起程，竟自進京，候選得了廣東潮州府推官。仍取原路，回到杭州。免不得依舊去拜同年。那杭州理刑也免不得依舊戲酒相待。卻好又是宮榜一班值官。宮榜已知是林家表弟，因理刑在上，只得小心到案前叩頭。

林鼎抬頭看時，想道：「此子分明是宮表兄。這不成人的賤才，且不要睬他，待他做完了戲文再處。做到明月穿簾，戲已完了。林鼎吩咐道：「可喚那做大淨的戲子來。」宮榜只得低頭到案前跪下。林鼎忙忙立起，那理刑見林鼎立起，也急忙忙立起。林鼎問道：「我進京時寫了家書，叫你回去，自然有盤纏贈你。你何故一去不別而逃？依舊做此賤態？」

宮榜立起在旁，把此時出門大解，沈府疑逃班次，管家捉去送官、責打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林鼎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竟錯怪你了。」隨即回頭對理刑道：「此人是年弟的表兄，偶然流落在此。上春進京候選之時，因擾年兄，戲中相認，帶到寓中留宿，原欲送他還鄉。不料被服色主沈家拘執。今日又得相逢，年弟竟欲帶回。倘沈府又有見責，全仗年兄周旋。」理刑道：「原來是令表兄，適間多有得罪。年兄竟與同回，不必過慮。」林鼎隨即告謙起身，此時同班聽了，默默無言。

林鼎在杭又耽擱了數日，起程回家。一路上，把自己妻子，「係梅翰林之小姐，即是令妹。」細細對宮榜說明。

不上一月，到了家門。叫表兄在外片時：「待我進內，對令尊、令堂說明，然後出來迎接。」林鼎此時係新選推官，分外熱鬧，進門拜見父母，並拜見了岳父、岳母，一家坐下，說：「表兄宮榜初時在杭做戲相遇，叫他回來，被杭州沈相國公子送官拘責，如今又是做戲相逢，帶回在外。」

燕娘聽了，又氣又苦，默默無言。鳳娘道：「既如此，快請進來。」林鼎自家出外，攜了宮榜之手，邀入內堂。宮榜垂頭羞臉，■■的走進裡邊，見過了姨夫、姨娘，隨即去拜父母。

燕娘一把扭了兒子，連頭撞去，連聲罵道：「你害的我好苦！我為娘的養你惜你，指望你成家立業、養老送終，故此把你姐妹一個個俱溺死。哪料你這禽獸，竟敗盡了一天家事，不顧爹娘，漂流出外。若非你的姨娘與這個妹子，早做了溝渠餓殍！」一邊罵，一邊號號啣啣地哭起來。

鳳娘與子媳輩俱苦勸道：「今日是你女婿帶回，凡事看女婿分上，饒了他罷。從今以後，改過自新。」勸了一晌，燕娘方才氣平。

此後，燕娘嚴束兒子，不時打罵。宮榜住在表弟官宦人家，難以斬薄，漸漸做了好人。林鼎後來挈家上任，三年好官，欽取察院。梅翰林夫妻終身之事，是林鼎送老歸山。鮑良夫妻也是林鼎了落結果。宮芳夫婦也是林鼎送終收成。宮榜也是林鼎婚配。周才夫婦、兒子，林鼎格外抬舉。